

東 方 文 庫 續 編

行 路 難

主 編 王 雲 五
李 聖 五

東 方 雜 誌 十 年 念
方 誌 三 週 紀 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二一七八〇)

東方文庫續編 行路難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主編者 王雲 李聖 王雲 五五

發行人 王雲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行路難

郭沫若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蓋作長安社中兒，赤鷄白狗賭梨粟。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彗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輪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爛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行路難，歸去來！

李白

上篇

行路難

稱名寺內疏落的松林中，漏出些倦了的蟬聲來，一切物象都在午慵中垂着眼臉了。

寺旁有座小小的別墅風的人家，四周的籬柵上盤絡着無數的朝顏。朝顏的花朵全部都已萎謝了，有的垂頭喪氣地還依戀着故枝，有的橫陳在籬柵下，沉默着就了永久的安息。

籬內是一面庭園，圍着正中的一棟小小的屋室，淺黃的沙地上長着些髮一樣的稀疏的青草。籬次的一列長青樹，是新和故山離別了的，樹梢已經剪斷了，只帶着些消瘦的疏枝，短短的樹影倒向西方，已經是將近正午的時分了。近處的雄雞，一聲——兩聲地，在悠長地叫着。

籬柵的東北角上一座小小的柴房，柴房旁邊露天地放在一駕四輪黑漆的乳母車，已經是二三十年前的舊物。車上有個歲半光景的孺子不住聲地哀啼。他

的聲音好像有些甚麼要求，又好像有些甚麼哀訴的樣子。

乳車旁邊更有兩個較大的男孩在沙地上遊戲着。沙地上掘就兩條淺溝，這便是火車的軌道了，兩個小兒各拿着一個竹筒，口作汽笛的聲音，一個向着東行，一個向着西行，一個在說『到亞美利加！到亞美利加！』一個在說『到上海！到上海！』

巍巍的一尊銅佛從稱名寺中俯瞰進來，他看着這啼哭着的和遊戲着的兒童，在那黝黑的口邊浮着永恆的微笑。

在這時候愛車從南向的園門口走進園裏來了。孩子們看着他，嬉戲着的立地停止了嬉戲，歡聲地報着他的回來，啼哭着的也把哭聲止着。伸出兩隻小小的手兒向他『餠餠，餠餠』地叫着。（日本人呼麵包爲「餠餠」，語源係由西班牙語得來。）

平常他出街的時候，大抵是要給孩子們買些糖食回來的，但他今天却把這件事情忘了。他默默地走到東首的廊緣上坐着。他的夫人把正中的兩扇紙門（障子）推開，現出一房的散亂的行李。他瞥眼看見了，眉頭更吃緊地蹙攏起來了。

——呵，你回來了，爸爸，事情辦好了麼？

「怎麼這樣地高興呢！」他聽着他的夫人的很清脆地叫着他的聲音，他的心頭却只是不住地責嚷：「怎麼這樣地高興呢！出門的時候原說不要穿洋服去，是你總要叫我穿洋服，穿着洋服，戴了一頂破了的草帽，又樂得被人作賤了一場！」

他在心裏只是這樣地怪着他的夫人，但也忍着沒有說出口來，他說出口來的是：

——唔，辦好了。押金停一下總會送來了。

——行李我大概檢得有點樣子了呢，動用的帶去，不動用的我看還是送進質店裏去罷。

——又要進甚麼質店呢！縱橫是不再來的。

——說不定你還要來買書呢。

——買書誰個還要來喲！我恨死了這福岡，恨死了這福岡！

他的夫人一時沉默着了。她是曉得他的脾氣的，聽着他的聲音，看看他的神氣，又曉得他在外面討了甚麼沒趣回來，她也不願再和他理辯了。她沉默了一會，只得接着又說：

——那嗎，你息一下便請往運送店去罷。不用的行李便交給運送店運去，先送到長崎，等我們回上海的時候再取出來一路帶回去。還有你那張書桌呢！那帶

去也是沒有用的，佛兒那駕乳母車也壞得不能再用了——佛兒那孩子真是攪人，我把他綁在那乳母車上，自從你走後他就哭起了呢——你往運送店去的時候順便去叫位古物商來好罷？——佛兒，你不要哭了，媽媽手空了便來抱你下來頑呢。

「哼，頑！你以為他是想下來頑嗎……呵，他是感覺着飄流的不安呀！」他心裏這樣反駁着他的夫人，但他一點也沒有作聲。她也覺得有點不對勁，不敢再去糾纏他，又各自去整理行李去了。

孩子們也都失望了，看見他全不瞅睬，大的兩個各自去嬉戲起來，小的一個更加傷心地在乳車上啼哭着了。

愛牟自從四月初間從上海跑到日本來以後，他又在博多灣上，他住過五六年的地方，同他妻兒們同居起來。頭一個月他因為從上海友人處借了一二百塊錢來，勉強強地算把一切的拖欠和開銷支付了下去，待到五月尾上來，二十塊錢的房錢，他便無法交出了。他譯了一部書寄回國去想賣稿費，但只能辦到抽版稅的一層，因為朋友們把他所譯的書弄成了叢書之一了。上海的C書局凡關於叢書的契約，照例是只能抽取版稅的。六月初間他又替上海的T書局做過一篇王陽明全集的序文，他滿以為多少總可以弄得幾個錢，但誰知也成了畫餅了。於是乎六月尾間終竟受了房主人的放逐！他那時候真可憐，七八月間拖着一家五口，竟在海外替人守過兩月的質店。這稱名寺旁的住家是八月以後他纔輾過來了的。他在八月下旬得了一筆稿費，所以纔得脫離了質店的生涯；今天是九月二十九日，他移到這新居裏來剛好纔一個月呢。

今天清早，在他剛好吃過早飯之後，早班的郵差替他送了一封信來。這是上海的友人報告他長江輪船還在通行的回信。他接到這封信後，和他的夫人商議過一回。

——上海有信來了，長江的輪船還在通行呢。

——那嗎你究竟去不去呢？W地方。

——去也不好，不去也覺得不好，他們找了我兩回了。

——但到現在也還沒有接到正式聘書，怕去也是不好去的罷？

——真是兩難，他們有一封信無一封信的催我到校任課，但到現在還沒有接到聘書，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弄甚麼玩意

——我看還是不去的好罷？總不能說不接聘書便能去任事的事情。

——那嗎怎麼樣呢，我們以後的行止？這房子終竟未免太貴了。

——原是在太貴，我起初便不贊成的，你總要搬來。

——以往的事情不要說罷。房金是先付的，今天二十九了，下一個月我們還是住，還是不住呢？

——住是不能再住的了。上海又在打仗，我們的錢總要節省點子用纔好。我看我們不如到鄉下去洗溫泉去。鄉下偏僻的溫泉地方，生活程度並不貴。怕比這兒還要便宜些，同時也可以把身體保養好。我看你這一向的身子更加不行了，天天吵頭痛，夜裏又不能睡覺，我看我們還是去洗溫泉去罷。在鄉下僻靜些或者也好做文章。

——唔，這樣也好。換個新鮮的地方也可以得些新鮮的經驗。那嗎我們到那兒去呢？別府去好麼？

——別府那怎麼去得？那兒是大有錢人去的地方！

——那嗎這福岡附近還有甚麼溫泉呢？二日市我去過，並不好。

——有是有的。如像武雄，如像古湯，都是比較便宜的溫泉。做生意的人和農夫時常往這些地方去，大約總不會貴的。

——離這兒究竟有多少遠呢？

——我倒不十分清楚，我們去買張地圖來看看罷。

——好極。你去買地圖，等我來寫回信。W地方我只消寫封信去拒絕了就行了。

他們就這樣商議決定了之後，他的夫人領着三個孩子去買了兩張地圖，他便寫好了一封辭職的書信。他的信是寄交國內W地方的S大學的。原來那S大學的學生有一部分很羨慕他的爲人，在七八月之間要求他們的校長寫過一封信來，聘他去充當文學教授。這S大學在三年前已經是聘請過他一次的了，他那

時因爲自己連大學也還沒有畢業。不便跑去當別人的先生，所以便早早辭掉了。這一次他正在苦厄的時候，又承受着這樣幾年不改的未知的朋友們對於他的愛情，他於情理兩面都覺得不能再行辭謝。所以他在接到S校校長來信之後，他便立地寫了一封承允的信回國去了。但不料不久之間S學校便起了風潮，把校長更換了。他的回信去後，等了許久竟不見有聘書寄來，他很在懷疑，而S學校的學生又寫了好幾封信來催他上課，學校裏也打了兩次電來。——這到底是怎樣的呢？弄得他很有些莫名其妙了。起初沒錢的時候，要想動身也不能動身。在八月尾上有了錢了，但他還在猶豫的時候，江浙戰事已經起了。

——這始終是去不成的，去不成的！

他已經決定了不去就事的心腸，但不料在九月中旬S學校又來了一通催教授上課的油印信。他由這封信，知道他仍是被認爲教授之一人，而同時因戰事

的影響，國內有許多教授也還有未能到校的。戰事的消息，在日本的報上一天緊似一天。他在福崗是無從得見中國報的，終至不能不疑心到長江的輪船早已停駛了。

今天已經是九月二十九日。長江輪船還在通行的回信到這時候纔剛好寄來。愆期也未免太久了，縱橫是沒有接聘書的，倒不如未受聘而辭聘！

三

他夫人買回來的，是兩張佐賀縣的地圖。原來武雄和古湯溫泉都是在佐賀縣內，這佐賀是福崗的隣縣，往長崎回中國時是必須經由的地方。

地圖後面關於名勝地方都有些簡略的指南。武雄雖然近在火車站旁邊，相隔不遠處更還有嬉野溫泉。但這兩處地方，指南上都寫得非常繁華；寫武雄說是

有八千餘人，浴場分出數等；寫嬉野竟說有四十餘家的旅館林立，還有新興的溫泉公司。這樣的地方也不免有幾分貴族性，這不是他們所敢覬覦的了。

再看古湯。古湯在佐賀縣治之北，川上江上游的羣山之間。沿川上江而上不到古湯處可一里許（合華里七里餘），尚有所謂熊川溫泉，這兒的人口不出四十戶。指南上又盛稱這兩處地方的風光如何秀麗，人心如何古樸，生活如何簡易，這便把他們的行趣決定了。

他們決定到古湯，或者熊川；假使他想避孩子們攪擾時，他們還可以分居。這樣，他在羣山之中便可以靜靜地從事創作了。

往古湯的計畫商定好後，新生的事件便是退房租和收拾行李的兩項事情。他們的房子是僅僅在三禮拜前租好的，因為房子的結構比較清幽，他們租借時竟受了很苛刻的條件。房主人說他們的孩子多，又說他們是中國人，因此定

要了他們找店保。押一百五十塊錢的押租，房金先付，每月三十五圓，無論住滿一天，或者住滿一月，都是一樣。要受這樣苛刻的條件，他的夫人是終始不肯贊成，但他就好像暴發戶一樣，終敵不過自己的一點孩子氣的虛榮。他受金錢的蹂躪，是太受夠了，他如今有了幾百塊錢了，他要報金錢的仇，他要把金錢來蹂躪了。

新居就在質店的不遠，他遷居後每遇着質店主人，心裏免不得就要這樣說：
——質店的主人喲，你們有錢的人們喲。你看我也還住得起三十五塊錢一個月的房子呢！

他這種孩子氣的虛榮心，但不能不受報復了。今天已經是九月二十九，再多住兩天，便不能不多給一個月的房錢。於是乎他們到古湯的行程更不能不急轉直下地定在明日。

——房主人那里你去退墊罷，我在家裏收拾行李呢。

——好，我去。我要去交信，也還要去買些原稿紙來纔行，帽子也還沒有呢。沒有時候了，我就去罷。

——好的，你穿洋服去好些。

——費事得很。

——費一點事也不要緊，你的和服太壞，生意人會不把你當錢。

他聽他夫人的話，把他唯一的一套夏服來穿上了，草綠色的嗶嘰上衣，雪白的法蘭絨褲。但是一頂草帽已經被他第三的一個幼兒踏破了，戴在頭上總要隙出一個口來，他沒有法子，只得從裏面用些紙和漿糊來糊着，倒還勉強可以敷衍過去。

——房主人住在甚麼地方呢？

——是市上××町的一家賣蚊帳的商店。是一位將近五十的，寡母有兩個

兒子和你是上下年紀的。

——好，我便去了。

四

他乘着電車走到市裏。他先把一封掛號信交了。他找着了××町上的這家蚊帳店了，但他躊躇着不敢進去，他是怕和商人打交道的人，那種虛偽的應酬話使他最難得應酬。他在走入蚊帳店之前，不免要先起一次腹稿。

——我們這回因為身體不好，要到溫泉地方去保養一下回來。對不住得很，我們住的房子只好退租。明天便要動身了，方便的時候，請把那一百五十塊錢的押金還給我們。

他們把這一番簡單的話，用日本語來在心裏說了又說；他努力把牠說婉

婉些，說圓滿些，但總覺得有幾分不好措辭。在這篇腹稿沒有十分打定之前，他又只得往別處的紙店裏去買原稿紙去了。

原稿紙買了五百張。他自己心裏想，『在山裏住牠一個月，能把這五百張原稿寫完，也就是很好的成績了。我這回定要大寫，我計畫着的一篇潔光，定要在這回寫作出來！』

他想着想着，不覺又走到蚊帳店前面來了。時間已經不能再使他遲延，他就好像爲受試驗而上講堂的學生一樣，走進了蚊帳店裏的賬房。

坐店的一位老婦人和一位俊秀的男子立起來表示歡迎。他看那婦人時，正是五十上下的年紀，面龐是很肥白的，眼堂輪着一帶黑圈，一頭的濃髮黑得異常脂膩。

愛牟把帽子脫了，向他們鞠了一躬，但他一抬起頭來，看見他的帽子就和一

頂獅子兜一樣，已經隙着一個大口了。他自己的臉覺得有幾分熱起來，他只格格不吐地向着那老婦人先把自己介紹：

——我，我是稱名寺旁邊的，租借着你們的房子的人……想要掩着破帽子的醜，極力把來藏在背後。

——是愛……愛牟先生嗎？請坐！請坐！

——不，不坐了，不要客氣。近來生意還好麼？

——託庇呢，檀那！不過檀那是曉得的，我們是靠蚊子吃飯的人，蚊子一沒有了，我們便要改行了。我們到冬天來是賣毛毯絨毯，還要望檀那照顧呢。

他和那老婦人敷衍地講了幾句客氣話，但不得不拍到題上來了，他說，很突兀地說：

——我們明天要動身，想到溫泉地方去保養。

——哦？太太和少爺們都同去嗎？

——是的，一家都同去。所以我覺得很對不住你們。我們住的房子，就在今
天退塾。

他這兩句話却幾乎是一氣呵成地說出了。但他剛好把「退塾」說出的時
候，啊，那是多麼靈妙的符咒！那好像有甚麼神話上的呼風喚雨的魔力一樣，在
那老婦人臉上喚出一天的暗雲來了。她把她偉大的臀部，磴的一聲坐了下去。兩
隻眼睛在冰冷之中燃着怒火了。

——早曉得是這樣，我們是不租給你們的！我們的房子原是想招長租……

——對不住你們呢，但我們是飄流着的人，身子又不好，也是沒法。

——真個是沒法呢！要走，我們也不好把你們強留。留也留不住，就和我們留

不住蚊子一樣啦！

「哼，你這老娼婦！你竟把我當成了蚊子了嗎？」

——那嗎，我們那筆數，今天晚上無論如何要請你送來。

——曉得了。

「哼，你這老東西，你不過比我多有得幾個臭錢，你怎麼能夠把我這樣作賤呢？我租你的房子並沒有缺少你分文，你怎麼能夠把我這樣作賤呢？嚇嚇！」

他憤激得連話也不能說出來了。在蚊帳店裏立着轉不過圓來。商店的母子兩人埋着頭各自去做他們的事情去了，他只如一隻落水雞一樣向店外逃走出去。一走出店門，他把那頂破了的帽子投在地上，惡狠狠地踏成了一個坦平。

——啊，你這混賬東西！

*

*

*

*

五

他乘着電車從市上回來的時候，正是他的孩子們在園裏遊戲着的時候，他的最小的一個嬰兒在乳車上哀哭着的時候。

他坐在東首的廊緣上和他的夫人談說了幾句，便忿悶地儘坐在那兒，他把姿勢固定了，就給得了神經病的患者一樣，連一動也不動。他的眼睛是凝視着地面的，嘴唇是翹着的，本是凹陷着的兩頰愈見凹陷下去了，本是蒼白的臉色愈見蒼白了，兩隻手是緊緊地交在胸上。

他這時候又在失悔他的造次了。

——啊啊！我爲甚麼要到日本來來了，便單爲房子的事情也受了不少的悶氣了。S大學的事情我爲甚麼急急於便要辭掉辭掉了，我又不能不在這瘟受氣

的國度裏久住了！啊，洗甚麼溫泉啲！洗甚麼溫泉啲！我究竟有幾個血汗錢在我身上？
上攏總只有四五百塊錢的家資，吃不上兩三個月不是便要討口了嗎？一定的收入沒有分毫，要全靠着做文字來賣錢，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情，多麼掃臉的事情啲！
啊啊……

他凝視着的眼眶竟被灼熱的眼淚涵痛起來了，凡他十幾年來，前前後後在日本所受的悶氣，他都集中起來，他不能不把可憐的妻兒作爲仇人的代替，把他的怨毒一齊向他們身上發射了。

——哭！哭甚麼啲！哭死了也沒人把餒餒給你！

小小的嬰兒依然在乳車上哀哭。但他那可憐的哭聲，終竟把他觸怒了：

——餒餒！餒餒！就是你們這些小東西要吃甚麼餒餒了！你們使我在上海受死了氣。又來日本受氣！我沒有你們！不是東倒西歪隨處都可以過活的嗎？我便餓

死凍死不會跑到日本來！啊啊！你們這些腳鐐手鐐！你們這些腳鐐手鐐！你們是足把我鎖死了！你們這些肉彈子，肉彈子！你們一個個打破我青年時代的好夢。你們都是吃人的小魔王，賣人肉的小屠戶，你們赤裸裸地把我暴露在血慘慘的現實裏，你們割我的肉去賣錢，吸我的血去賣錢，都是爲的你們要吃餓餓，餓餓，餓餓！我簡直是你們的肉饅頭呀！你們還要哭，哭甚麼，哭甚麼，哭甚麼？

他惡狠狠地把哭着的嬰兒，痛罵了一場，嬰兒哭得愈見悲哀，他腦中的怒氣却好像蒸汽尋出了空穴一樣漸漸地輕淡起來了。

這是他的一種怪癖。他每逢在外面受着不愉快的感情回來的時候，他狂亂着的怒火總要把自己的妻子當成仇人。自己磨牙吮血地在他們身上凌虐。但待到骨肉狼藉了。他的報仇的欲望稍稍得了滿足時，他的腦識會漸漸清醒起來；而他在這時候每每要現出一個極端的飛躍：便是他要從極端的憎恨一躍而爲極

端的愛憐。這在旁人看來無論怎麼也是不很自然的行爲，但在他却要感受着一種不得不然的衝動。這種衝動現在又飛躍起來了。

他把嬰兒痛罵了一場，嬰兒是哭得愈見悲哀的，連兩個遊戲着的孩子也駭得呆立着了。

——「啊，這樣怪可憐的淒切的哭聲！」

這好像在暴風雨之後，從遠遠的海岸上吹送來的晚潮，這好像在夜深人靜中的一隻孤鴻從暗黑的雲頭激響出的哀叫。這分明是從遠方來的，但又十分清瑩。啊，這單調的悲啼，這淡白的哭聲，這是怎麼動人的，令人不得不流眼淚的律呂！

喲！這分明是有甚麼要求，分明是有甚麼哀訴。

——「餇餇，餇餇，餇餇……浮浪，浮浪，浮浪……浮浪的不安，餇餇的缺乏……」

——啊，佛兒呀！佛兒呀！你不要哭，不要哭！你爹爹錯了。

他是完全軟化了。從廊緣上跳下沙地來，把乳車中縛束着的嬰兒抱起了。

他在嬰兒的額上親着一個很長的接吻，一珠珠的眼淚滴落在嬰兒的髮上。

嬰兒的哭聲雖然止息了，但時時還聽着抽咽的聲音。

——到上海去！到上海去！

——到亞美利加去！到亞美利加去！

兩個大的孩子又在雪白的秋陽中，淡黃的沙地上遊戲起來了。

中篇

飄流插曲 第一章

『末日』

——啊，好桂花的香氣呀！

——是的，桂花。今年開得不多。

——怪不得剛纔走過的時候沒有聞着。

——你先生是回國嗎？

——是的，但先想到溫泉地方去保養一下。

——那是再好沒有。是工科？

——不是，是醫科。

——啊，那在福岡是住了許久的了？

——是的，我住了六七年。

——哦，哦，六七年！你先生這一回去總還有許多迴憶留在這兒的了。

——唉，我留在這兒的迴憶？……怕只有今天我要走的時候，和你老人家一

同聞着桂花罷？

——嚇嚇，好說，好好，多謝得很。多謝得很！

愛牟到車站旁邊一家運送店去把交涉辦好後，和着一位老頭兒拉着一隻空車，默默地從箱崎神社旁邊經過，這兒在前本是他愛遊的地方，但自從三閱月以前被房主迫逐出箱崎以後，他從不曾來過了。

一陣桂花的清香從神苑裏飄颺出來，這便引起了他們兩人的話緒。

兩人一路走着，一路談着。走不上四五分鐘的光景，已經到了稱名寺前，愛牟的三個孩子又在那大佛蓮台下的草墩上遊戲着了。

孩子們看見他，便遠遠叫着。

——那三位小將是你先生的相公嗎？

——是的。

——你的福氣真好。

——啊，我倒覺得沒法呢，兒子太多了又沒有錢。

——那裏，那裏，兒子是不妨多的，愈多愈好。我們沒有錢的人連兒子也沒有，那纔叫沒法呢。我也有五個，大女兒出了閣了，三個月前已經得了一個孫兒，三兒二兒在幫人，小的兩個和尚還在小學校裏讀書。

老人說的時候，很有由衷的喜悅和誇耀的神氣；但在愛牟，心裏却生出了些輕淡的悲哀出來。

——你老人家一天做幾點鐘的工作呢？

——我幹了二十年了，每天清早七點鐘上工，晚上七點鐘下工，剛剛做了一個對時。我二十年來沒有缺過一天呢，哈哈……

談着已經走到了家裏。

愛牟把老頭兒領上房裏來，一位獨眼的古物商已經在庭園中檢看乳車了。
——「啊，來得真快！」

這位古物商在他們去年四月回國的時候也曾買過他的東西。那時最值價的是一架風琴，一百五十塊錢買來還沒用上半年，賣的時候僅僅賣了六十塊錢。其餘的東西大都是和送了給他的一樣。他嘗過這麼一回甘餌，在愛牟往車站時枉道去通知過他後，他便飛也似的乘着腳踏車跑來了。

愛牟和運腳在房裏捆起行李來。他們一面做事情，一面還在繼續着剛纔的談話。

——你老人家一天大概有多少工錢呢？

——沒有一定，要看店裏的生意說話，多的時候也有，少的時候也有，平均，大概每天有兩塊錢的光景。

——啊，有兩塊錢，也就很好了。

——是的，勉強強強可以過去呢。

他聽了老頭兒的話，想起他在上海的時候的生活來，他那時不怕在整天整日地做工，有時候竟連坐電車的錢也有好久缺乏過的。他想到這些上來覺得他自己的身價連這位運送店的老脚夫也還不如。這位老脚夫假如知道了他的生活的内幕時，他剛纔爲他生的悲哀，恐怕要轉移到老人的心裏了。

他們在收拾行李的時候，愛牟夫人和古物商在一邊商議價錢，

古物商把乳車檢查了多少遍數，但總遲疑着不肯說話。愛牟夫人催着他

——你究竟肯出多少錢呢？我這里事忙！

『唉……』他把這一聲拖得很長，但還是不肯還價。最後他又走上房裏來看了書桌，書桌是把四脚切短了的一張方檯。『你這里還有什麼東西沒有呢？』

——就留着這兩樣了，別的都送了人。

——那嗎，唉，是只有這兩件的時候……我只能出……一塊五角錢。

——多少？

——一塊五角錢！

——哈哈！

愛牟夫人笑了一聲，在旁邊聽着的愛牟也發笑起來了。

——笑話，笑話……前回放在當舖裏也當了四塊錢呢。但他這下半截的一句話却沒有說出口來。

——要曉得呢，古物商又帶着釋明的語氣說起來了：東西太舊了，弄到我手裏不收拾是不能用的。就收拾好了，有錢的人不肯用舊東西。沒錢的人又怕用不起。

——你假如肯賣便宜點，怕誰也會用罷！愛牟夫人說時有點子怒氣：你們這些人太打算盤了！買人家的東西的時候總要圖便宜，賣給人家的時候又總想敲竹槓。你是看穿了我們的腳跟，以為我們縱橫是帶不起走的嗎？是賣你一塊五角錢，倒不如送給朋友！

——你們用的不是舊貨嗎？去年是沒有看見過的。

——是的，是舊貨呢。我們不瞞你：我們去年在上海買成二十塊錢。是要買新的，在日本怕至少要管一百塊。你把價錢認清楚罷！

——嚇嚇，嚇嚇。古物商的似笑非笑的聲音，好像有點懷疑，又好像有點譏諷的樣子。

愛牟夫人撇開了他，走進房裏來了。

愛牟和她兩人又纔純粹地用起中國話來：

——怎麼樣呢？賣給他嗎？

——一塊五角錢，未免太難乎爲情了。這位老頭兒說他纔得了一位外孫，我們倒不如送給他呢。

——唔，那倒好。你問他要不要罷。

愛牟向着老頭兒發問：我們那架乳母車和這張書桌，想送給你老人家，你不要？

——嚇嚇！那怎麼好！那怎麼好？

——你要的時候千切不要客氣，你是聽着的，共總只管一塊五角錢的東西。

——那裏，那裏！一百塊呢！你們這樣的情分就一千塊也買不出呀！

——還有呢，你老人家。愛牟夫人插說着了，我們還有一匹母兔，幾隻雞兒，雞兒已經四個月了。殺又不忍殺，賣又不好賣，我們也送給你罷。

——嚇嚇，那怎麼好！那怎麼好！

——你老人家要的時候，今晚上來拿，睡了好捉些。

——嚇嚇，那怎麼好！那怎麼好！

——這兒還有一隻金魚呢！愛牟起身去從廚房裏提了一個鉛桶來。

——那也送給你老人家。連鉛桶一道。

——嚇嚇，那怎麼好！那怎麼好！

樸實的老人只是歡喜着點頭，他連感謝的話也說不出來。他的眼睛好像要流出眼淚的光景。

獨眼的古物商呆呆地立着看了一會，他把兩隻手縮在懷裏，無聲無臭地各自走了。

飄流插曲 第二章

「活的蚊塵」

夜氣漸漸深了。他們把孩子們睡好之後，在昏黃的電燈光下，兩人幽然欲睡地對坐起來。

他的夫人做錯了一件事情。她先前在揀寢具的時候，誤把必用的蚊帳揀在不用的一個被捲裏去了。她以爲天氣已經涼了下來，山裏一定沒有甚麼蚊子，蚊帳帶去也不中用了，所以她竟把牠先送到了長崎。但在這兒他們今天晚上還不能不再用一次，她却全然忘記了。要叫孩子們睡的時候，她這件錯誤纔突然覺悟起來，但已經來不及了。

家裏沒有一件東西可以作爲蚊帳的代用的了。假使那張方桌還在，把孩子

們睡在桌下，把張單包來罩在桌上，也還可以敷衍過去，但是方桌已經送給連脚去了。假使有幾口衣箱把來圍在四周，上面罩牠一張被面，也還可以作為抵禦蚊陣的金城，但這些衣箱那兒會有呢？

蚊子一陣一陣地飛來攻襲，孩子們怎麼也不能睡穩。抵禦的工具沒有了，他們只好和牠肉搏戰了。拚一個不睡？替孩子們作有生命的蚊塵。

一個蚊塵幽幽地說：太早了也不行，太遲了也不行呢。

——甚麼事情呢？又一個蚊塵幽幽地回問。

——就是我們搬家的事情呢。

是的，他們搬家，前回搬遲了的時候被人追放了，這回搬早了的時候又討了一場沒趣。有錢人的威風真是不好干犯，他們那把人當成人在看待呢？

那回他們受追放時的情事，好像苦睡中的迷夢一樣，又迷迷離離地浮上了

心來了。

他們那回住在箱崎村的網屋町上。他們的房子比較還宏敞，前面臨着海灣，後面還控着一個花園。在花園裏面他們種了些剪春羅！阿迺摩內，玉簪兒，鬱金香一類的草花。他在四五月間譯了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本想寄回國去賣錢，但被朋友們弄成叢書去了，賣錢的計畫竟生了齟齬，他們到五月尾上竟不名一錢，二十塊錢的房金終竟不能交付了。房主人便時常來催促他們，他們只得推到來月。來月初間他又應了一家書局的請求，做了一篇關於王陽明的東西，他以爲這回總多少可以拿得幾個稿費了。但他所等的稿費，一天不來，兩天不來，看看又要等到月底了。

房主人來催的度數更頻繁了。起初來的是女的，說話也還和軟，那時候只是要錢，但還沒有甚麼逐客的意思。待到後來逐客的意思漸漸表現了，有一次來催

的女主人說：房子已經賣了，買主是一位病人，到這暑天想來到海岸上保養，所以我們想早早把房子空出來。又有一次來說的却又不同，她說買主是附近的鐵道會社的醫師，想早把這兒空出來辦事。來催一次，所借口的事情大概不同。那天也是二十八了，六月看看便要告終了。他們不單六月份的房錢不能交出，竟連五月份的房錢也依然不能交出。這天來催的不是女主人，是男主人了。他一來便破了臉皮，無論如何要叫他們立刻搬去。他的女人要求他再寬延幾天，說不久便有錢來，要把房金付好之後他們也纔好搬。她這樣央求他，但他總執意不肯答應。他說：房錢當於施捨了的一樣，總要教他們搬。最後是隣家來解和，他寬限了三天，假使三天之後再不搬時他便要請執達吏來追逐了。

——啊啊，我平生再沒有遇見過這樣傷心的事體！

他那回沒法只得把一部歌德全集——這是他帶在身邊的唯一的值錢的

書——在一家相熟的質店裏去當了五塊錢他決意不想再在福岡居住了

——到唐津去罷！到唐津去罷！到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地方去！

他拿着五塊錢的紙幣，讓他夫人在家裏收拾行李，他一人便跑到了唐津。這唐津也是在佐賀縣內，因為是唐朝時候日本的遣唐使和留學生所出入的門戶，所以叫着唐津。這兒在夏天來有海水浴場的設備，是北九州避暑地方的冠冕。他平時早就想到這兒來弔望一回，但總沒有機會。這回他受了追迫，不能不在這異邦找一個比較可以療慰鄉愁的地方來做做暫時的巢穴了。

天氣已經漸漸酷暑起來了。在炎天烈日之中，他在唐津海岸上跑了好幾個周轉。房子是很多的，但都是有錢人的別莊，而且在一兩月以前已經早被人預約了。他倉倉遑遑地跑了好些時，但總找不着甚麼門徑。最後他在一家門首，遇着一位賣菜的老娘，一擔菜籃裏面只剩着些萎縮了的蘿菔。

他想這種賣菜的人是慣走人家的，一定可以問得一些路子。他便走去問她時，那位媽媽果然把他引到一家門口去了。一個很大的院落，進門還有好幾段階砌。他聽着老媽子的慇懃，便走進院去。園庭真是很冠冕的，門次還有司閽的人守門，司閽的人不在，他便一直向正房走去。那兒又是一道「玄關」——這是日本式的門槽。他聲張了一下，房裏走了一位主婦出來很慇懃地跪着和他款識，他把來意說明了，因為天氣太熱，他不住地在把草帽來招展。主婦看見他那樣的情形，更去拿了一柄團扇來叫他扇，他扇着，很起了一股玉蘭水的清香。

——唉，是的。那兒是空着三棟房間。

主婦婉婉地說着，指着從庭樹中現出的靠牆的一座「雜座敷」，那兒的確是有三間，就和我們中國式的船房一樣。

——那是我們「隱居」住的地方（日本人年老了，在法律上把家業傳給

了子女之後，無論男女都叫着一「隱居。」她周年四季住在那兒，一個人燒火煮飯，一個人掃地洗衣，不知道究竟有甚麼樂趣。我們這邊不怕就很寬敞，樓上還空了好幾間房間，請她過來她總不過來。我們這邊的下女她也不肯用，年紀老了的人真是和小孩子一樣不好說話呢。她昨天纔往橫濱去了。我有一位妹子在橫濱去歲九月受了震災，她便去看她，是我們把她阻着了。路又遠，年紀又老了，但她總要去看她，結底在昨天動身去了……你先生一向是住在福岡的嗎……哦，醫學士那是很好的。是先生一個人來住，還是有家眷呢……那很熱鬧，我們家裏都是喜歡熱鬧的，我也有三個孩子呢……好的，房子縱橫是空着的，不過主人到海邊上去了要等他回來纔能作主。先生是住在那家旅館裏的……哦，今天就要回福岡嗎？也不要緊，我寫信通知你好了。你請留一個通信的地址。

主婦夫人很流麗地，很清脆地，真好像黃鶯兒在花叢裏清啾的一樣，把愛車

說得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了。他看見這夫人的很華麗的常裝，他看見正房中很眩目的陳設，逼得他怎麼也不得不把他自己的家庭來比較起來。他自己的夫人，不是在鬪氣的時候，時常埋怨他只把她當成了『女工兼娼妓』的嗎？『一家五口除有一兩件見客的衣裳外，平常的穿着只是和叫花子爭差不多，這怎麼能夠和她們同住在這兒？這兒的房金就算不貴——其實還是問題——這兒的人就算不作賤我們，——其實還是問題，——我們的一些無知的小兒怎麼便可以使他們置身這種貧富的懸殊之下，使他們意識着自己的寒酸呢！這是罪過，罪過！：但是假使如不定在這兒，今天要算是空跑一場。空跑倒還不要緊，三天以後要有執達吏來追逐呢。啊，兩難，兩難……』

當他正在這樣狐疑的時候，女主人拿來了一枝纖巧的自來水筆，一帖五色的好寫情書的信箋。

——你請把住址留下來罷。

——好的。

他一面寫，女主人一面念：

——Fukuoka Shigai, Hakozaki, Amiyachō, Kuwaki Umizo

這在他寫的漢文是：

『福岡市外箱崎網屋町桑木海藏。』

他倉猝之間在寫姓名的時候，竟寫了桑木海藏四字，這是一個日本人的姓名。就有回信當然是交不到的他又回想起來，只得暗自嗟歎道：

——糟了！糟了！今天又算白走了一天！

他告辭着要走了，但在院子門口突然走進一位中年男子來，穿着柳條花紋的浴衣，蓄着德國皇帝式的摩天鬍子。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他是軍人，他手裏還

攜着一條白質異花的『坡因陀』種的洋犬。

主婦叫道：『好了，好了，主人回來了。』

她留着愛車再停一些時。

男子走近玄關來了，主婦便介紹了一番。男子的比獵犬還要獗猛的眼睛，把他身上打量了一遍。

——唔，貴國呢？是上海？還是朝鮮？

——『哦，唉？這位東西把我看穿了！丟臉大吉！丟臉大吉好！——我是中國留學生。』

——『哦，呀！支那人嗎？主婦的口中平地發出了一聲驚雷。』

——『啊！這真是倒霉呀！倒霉呀！』

——『你要找房子住，這兒恐怕找不出來。我們空着的房子是要留來放兵兵。』

台的。

『啊，滾蛋罷！真是倒霉呀！倒霉呀！』

他自己揀得又受了一場作賤，一跑又跑到海岸上去竄走起來。他那時一腔都是憤恨，他一面走着，一面只是反悔。他悔他不該來。他也悔他不該假冒了一個日本式的姓名，把一個「虛假」捏在那一位闊夫人的手中去了。日本人本來是看不起中國人的，又樂得她在奚落之上更加奚落。

啊，我如能夠把那張信箋拿得回來呀！但是，那怎麼拿得回來呢？那怎麼拿得回來呢？啊，那種反掌的涼！

他一面跑着，一面懷恨，腦裏熾熱得甚麼似的。海風不斷地吹送些細沫來打在他的面上，但他覺得就好像有甚麼人在當面唾他。海邊上赤裸裸地洗着海水澡的一些男女的嬉笑聲，也就好像是對於他的嘲笑一樣。那嘲笑的聲音中就

像在說：

「支那人喲，支那人喲，飄泊着的支那人喲，你在四處找房子住嗎？這兒你是找不出的！在這樣暑熱的天氣你找甚麼房子呢？我們都到海邊上來避暑來了，我們的房子是狗在替我們守着呢！」

他實在不能忍耐，他想折回福岡去了。

啊，這兒是遣唐使西渡我國時的舊津。不知道那時候的日本使臣和入唐的留學生，在我們中國曾經受沒有受過像我們現在所受的虐待。我記得那阿部仲麻呂到了我們中國，不是改名爲晁文卿了嗎？他回日本的時候，有破了船的謠傳，好像是詩人李白還做過詩來弔過他呢。錢起也好像有一首送和尚回日本的詩。我想那時候的日本留學生，總斷不會像我們現在一樣連一椽蔽風雨的地方也都找不到罷？我們住在這兒隨時有幾個刑士偵伺，我們單聽着「支那人」

三字的發音，便覺得頭皮有點吃緊。啊啊，我們這到底受的是甚麼待遇呢！

——日本人喲！日本人喲！你忘恩負義的日本人喲！我們中國究竟何負於你們，你們要這樣把我們輕視？你們單是在說這「支那人」三字的時候便已經表現盡了你們極端的惡意。你們說「支」字的時候故意要把鼻頭縐起來，你們說「那」字的時候要把鼻音拉作一個長頓。啊，你們究竟意識到這「支那」二字的起原嗎？在秦朝的時候，你們還是蠻子，你們或者還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負義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們的名字並不是羨慕你們的文明，我假冒你們的名字是防你們的暗算呢！你們的帝國主義是成功了，可是你們的良心是死了。你們動輒愛說我們「誤解」了你們，你們動輒愛說他人對於你們的正當防禦是「不逞」啊，你們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喲！你們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別人「誤解」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你們別要把別人當

成愚人呢！你們改悔了罷！你們改悔了罷！不怕我娶的是你們日本女兒，你們如不改悔時我始終是排斥你們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終是排斥你們的……

他從海岸上又折向街上來，在一隻街角上又遇着剛纔那位賣菜的媽媽。

——房子怎麼樣了？

——多謝你，他們是不租的。

——啊，那真窮了呢，空着爲甚麼不租呢？再早幾天也還有好幾家房子，但在

昨天前天上都租出去了。你現在要往那兒去呢？

——想回福崗去了。

——就要回福崗了嗎？遠遠跑來一趟又空跑回去，真是替你過意不去。

——多謝你，我們找不着也沒法呢。

正當他們在對談的時，一位勞動者擦身走過，賣菜的叫着，說起他（愛車

要找房子的事情來。

——要大的呢，還是小的呢？工人說。

——大小都不論，我家裏是兩個大人，三個孩子。

——那嗎我倒有一家新房子，我是想招長租的，所以還留着沒有租出去。你跟我去看一看罷。

他聽見是新房子早歡喜得出乎望外了，他很感謝那位賣菜的老媽，他很想把幾角錢去送她。但他又怕把她的好意玷污了，他索性只多道謝了幾聲，便跟着工人去看新房子去。

一團蒙茸的竹藪中開出一條小徑來，工人從這兒走進去了。一面走一面說着：房子便在這裏面了。但是竹藪並不甚深。從外面看去，却誰也看不見有甚麼房子。他心裏早有幾分懷疑了。小徑走了一個轉折，果然顯出了一家新屋。但是這全

屋的體積怕只有一丈見方的光景。孤獨的一間房子，好像一隻鳥籠——假如這個形容是太誇大了時，可以說抵得過一張舊式的中國床，可以說抵得過平常人家的一間柴屋。甚麼也沒有，連廚房也都是露天的。

——「這怎麼能夠容得下五個人呢？」他心裏這樣想着，但聽工人在說，每月還要十五塊錢的房金。他覺得這未免又太滑稽了。

——「啊，你沒有看見我身上穿的這一套西裝嗎？」
他那回也穿的是他那草綠色的嘩噠上衣，雪白的法蘭絨褲。

——那回唐津的那位闊婦人起初怕是看上了我那套西裝的。

——但是這回可不靈了。

——這回怕是帽子誤事呢。

兩隻活蚊塵還是幽幽在電燈光下對話。

——你今天爲甚麼沒有買一頂帽子呢？

——不好買得。買夏季的太遲，買秋季的又太早了。

——噯，甚麼事情都是一樣。太遲了也不行，太早了也不行。

——嗡嗡嗡嗡……

拍的一聲又打死了一個蚊子。

飄流插曲 第二章

『流氓的情緒』

他一面走，一面計算起他的兒們隨着他飄流過的次數。

六歲的大兒……十九次。

四歲的二兒……十次。

歲半的三兒……七次。

中國人的父親，日本人的母親，生來便是沒有故鄉的流氓！他的舌尖輕率地把這「流氓」兩字捲出了。豁然間顯露了一個新穎的啓示。

……流氓……流氓……流氓……

這是一個多麼中聽的音樂的諧聲，這是一個多麼優美而和諧的詩的修辭
喲！

淡白如水的，公平如水的，流動如水的，不爲特權階級所齒的，無私無業的亡
民啊，這把平民的尊嚴，平民的剛健，平民的勤勉，平民的辛艱，都盡態地表現出來
了。

……流氓……流氓……流氓……

有閑有產的坐食的人們，你們那腐霉了的良心，麻木了的美感，閉鎖了的智性，豈能了解得這「流氓」二字的美妙嗎？

……流氓……流氓……流氓……

啊，你這尊貴的平民的王冠，我要把你來加在我自己的頭上，加在我妻兒們的頭上。

啊，流罷，流罷，不斷地流罷，坦白地流罷。既沒有後顧的憂慮。又沒有腐化的危機。

山谷中奔波着的響泉，直流向晨光中的大海……

——嗚嗚嗚嗚嗚嗚……

——哦，火車到了，快走，快走！

下篇

夕陽照在川上江上，浩浩的清泉在皚皚的白石間揚着歡迎的聲浪奔騰而來。帶着青翠的寒林，鮮紅的石蒜，金黃的柿子的兩岸的高山，也好像一進一退在向人點頭微笑的光景。

一乘汽車沿着江流北岸徐徐而上。僅能容得兩乘汽車並肩而過的山路，一面臨江，一面依着崖壁。崖頭處處有清泉迸出，在細澗中潺湲；澗裏的蘆草開着一片鮮潤的紅花，便是遭人忌厭的紫色的薊團也表現着一種淵深的淨美。白色的或粉紅色的菝葜花，櫻桃實般的茨子，紅得驚人的山楂，時而從崖上垂低下來，在汽

車頭上愛撫。

這是山中人回山的時候了。有的牽着空的馬車，有的肩着袋囊，靜悠悠地好像在夢中行走着的一樣。

汽車的喇叭聲從背面把他們的清夢驚醒了，他們忽然倉皇起來，忙看向路邊避讓。等待汽車過後，司機的車夫向他們道謝幾聲，夢境又依然繼續着了。

這座汽車裏除兩位車夫之外坐在兩位大人和三個孩子，車前車後，車左車右，是捆載着大小十一件的東西。這使一座汽車好像一匹有角的野牛，或者是有翅而不能飛的鴛鳥一樣了。

車外的風光如像萬花鏡一樣迎接着這車內的行人，他們的讚聲應着江裏的流泉沒有須臾斷息。

……花……花……花……
……柿子呀……
……柿子呀……
……亞馬……
……亞馬……

亞馬……

(日本語呼山爲「亞馬」)

這是孩子們的聲音。

……啊，那石蒜花我有十年不看見了……我也有七八年呢……是柿子熟的時候……是栗子熟的時候……這是最愛的秋天！

這是大人們的聲音。

一切的景物在大人們的心中如像遇着親人，在小兒們的心中如像遇着新友。他們的心中雖然各有深淺的不同，但都感受着葱蘢的滿意了。

汽車愈走愈遠了，隨着車輪的振盪，小小的嬰兒已經熟睡起來。

這車裏的行人便是愛牟們的一家五口，他們此刻是直指溫泉地方進駛着的了。

八閱月前他們因爲生活的逼迫不能不兩地分居，他的夫人要攜着三個兒

子回到東洋，讓他一人獨留在上海。臨行的時候他送他們上船，那時也是一家五口聚集在一個車中，小小的嬰兒也因為經不着車輪的振動的催眠，在他母懷中睡熟着的。那時的情景和現在不是正如一張乾板印出的兩張照片一樣嗎？但是這兩個時候的心境是怎樣的懸殊，怎樣的隔絕！那時是生離，這時是歡聚，那時是絕望的分手，這時有蔥蘢的希望留在後頭——啊，人生的幸福不原在自己的追求嗎？

這樣清淨的山，這樣清淨的水，這樣清淨的人，這兒的光就好像在碧玉中含蓄着的一樣，這兒便是幸福自己啊，山野性成的小鳥，爲甚要迷入樊籠？木石爲友的麋鹿，爲甚要誤入上苑呢？

「既自以心爲形役，

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

千數百年前一位詩人的心聲，不知不覺地從愛牟口中流瀉出來了。

在這樣的窮鄉僻境中，有得幾畝田園，幾椽茅屋，自己種些蔬菜，養些雞犬，種些稻粱，有暇的時候寫些田園的牧歌，刊也好，不刊也好，用名也好，不用名也好，浮上口來的時候便調好聲音朗吟，使兒子們在旁邊諦聽。兒子們喜歡讀書的時候，便教他們，不喜歡的時候便聽他們去遊戲。這樣的時候，有甚麼不安？有甚麼煩亂呢？人類的文化不見得便全不進行，就不進行也是於世無損，但這每代每代的新製的詩歌，難道不是真正的文化的活體嗎？畫家不一定要生在巴黎，音樂家不一

定要生在德意志，牧童的一隻蘆笛不見得便敵不上悲多汶的管絃樂的動人，波斯人的地氈，黑人的泥丸，纔是近代的未來派，立體派的模範呢！

——啊，小鳥是用不着鼎食的，麋鹿是用不着袞衣的。

他沉沒在這樣的感興裏的時候，車夫的一人掉過頭來問他：

——是往熊川溫泉去的麼？

——是的，往熊川溫泉。

山間的平地略略開曠起來，山路兩旁現出一帶田疇來了。田中的禾稻已經半熟，青青的蕎麥開着白色的小花。

——清啓爾林……

——清啓爾林……

草間的秋蟲在調動着牠們的管絃，準備着晝間的演奏了。

一團茅屋的村莊現在路旁，車夫把車頭右轉，徐徐折進村去。

黃昏已在村裏蔓延，村上矮矮的茅居好像在跪着舉行晚禱。一切都是木雕中的沉靜，只那川上江中的浩浩的流泉在村後隱鳴，好像從原始以來收集着四山的泉水想來打破這沉靜的木雕，但牠終不見有成功的希望，牠也生出了空自費力的覺悟，隱隱帶着怒氣了。

汽車咆哮了幾聲停在一家赭紅色的茅店前面，這家茅店在這村裏怕是最古的。人家茅草的屋頂一年一年地增補，現在已經有三四尺厚了，最下層的黑色舊草像是已經化成了石炭的光景。但是和二千年的洛陽少年到現在也還號着「賈生」的一樣，這座至少有三四百年高壽的旅店的招牌依然還叫着「新屋」呢。

行人下了車了。

剛好睡醒了的嬰兒睜開了驚異的眼睛。

二

愛牟們一家五口離開稱名寺旁的住居走向箱崎車站的時候已經是九月三十日的午後了。

由稱名寺到車站只有四五分鐘的距離，剩下的幾個小行李，他們便自行搬運。愛牟一手提了一口小皮箱，一邊的肩上擔了兩個包囊。大的兩個男孩一人提了一個小包，他的夫人抱嬰兒背在背上，兩隻手也各各提了一個。他們走一陣又息一陣，四五分鐘的路程怕走上了四五十分了。

——這兒怕不會再來了。

——啊，桂花的香氣真好呀！

他們走到箱崎神社的時候，一羣鴿子從神社的廟頭飛上天去。
孩子們呼叫起來了：

Hato-hobbo, Hato-bobbo,

Mamé yaru zōi

這是生長在日本的小孩子們慣愛唱的兒歌，意思是說：『鴿子呀，鴿子呵，我把豆子給你呀！』雖然他們不必一定有豆子給牠們，但一看見了鴿子的時候他們總是要這麼唱的。

——小孩子們有好久不到這兒來了呢。

——足足有三個月了。

——前前後後在這兒也住了五六年，我們這些沒有故鄉的孩兒，他們長大

了的時候，怕還是把這兒當着故鄉追憶的罷？

——那時他們是只能記得這一羣鴿子呢。

送別的人一個也沒有，森森的長松間盤旋着的皎皎的白鴿，好像在向他們惜別，在向着這些飄泊的孩童們惜別。

他們荏苒荏苒走了好一陣，聽着二點十分鐘的下行車鳴着汽笛了，又纔匆匆地跑上了車站。

——買三等票呢，還是買二等？

——買二等罷，小行李可以全部帶上車，坐三等時要過磅，價錢終怕是一樣。他們買了二等車的二張整票，一張半票，左提右挈地搬了好幾次，好容易纔坐上了火車。

——啊，好了！肩頭都背痛了。

愛牟夫人長嘆了一口氣，上了車後立地把孩子放了下來。

郎豁的二等車裏面只有一對中年人的夫婦和三個女兒，看他們華奢而不能脫俗的衣裝，立地可以知道他們不是大阪地方的工場主，便是長崎地方的商人。他們那三位豔裝的女兒是在車座上高臥着的。

——啊，他們也是三個！

愛牟一上車便發現了這個對照。但是他一回顧到他自己一家人的衣裳的粗賤和行李的狼籍上來，覺得那對夫婦在加自己以白眼。他們心中立地忐忑起來了。

——啊，我不應該打錯了算盤！打錯了算盤！他失悔着坐錯了二等，但已經坐上了車，也只得將錯就錯了。他故意矜持着想保持着平靜的面容，想表示他的精神是超越在一切物質的上面。

——哈，你們不用鄙視我們的衣裝罷，我也有套漂亮的夏服呢，不過沒有穿來罷了。

他的草綠色的嗶嘰上衣和白色的佛蘭絨褲的確沒有穿在身上，他是怕在車上把他這件唯一的官衫糟塌了。

他靜坐着愈見矜持，但他的心裏却愈見動悸。他想借些舉動來遮掩，他時而掉移座位，時而去開窗時而指着窗外的景色對他大的兩個孩子說明，時而又去抱他第三的一個孩子。但他在這樣的動作裏面還是不斷地在橫着眼睛去偷看那對中年的夫婦。

——啊，我自己怎麼這樣軟弱啲！我的工夫還趕不上我這幾個孩子！他的幾個孩子的確是平靜到可以嫉妬的地步了。他們自從上了車便跪在車座上貪看着車外的景色，他們歡呼着，歌唱着，意見不一致時又爭論着，他們的意識中沒有

甚麼飄流，沒有甚麼貧富，沒有甚麼彼此，他們小小的精神在隨着新鮮的世界盤旋，他們是消滅在大自然的深暖的懷抱裏，他們是和自然一樣地盲目的，和自然一樣地無意識的，他們便是自然自身，他們完全是旁若無人。他們的舉動和他們的聲音，偶爾有過於放縱的時候，他們的父親，愛牟，竟忍不着要去干涉了。

愛牟一面羨慕着他的孩子，一面又去留心他的夫人。他覺得她今天的氣色比平常更紅潤了好些。這是當然的，她心裏着實是在歡喜呢。費了兩天一夜的工夫把一個家庭收拾了，今天平平安安地一家人登上了火車，這是使她不得不安心的第一點。並且她近來也飄流慣了。走就走了，還有甚麼無用的感傷，無用的回顧呢？但她這一層意思，愛牟却不曾了解得到。

啊，她是認真在喜歡的嗎？有甚麼可以喜歡的事件呢？別人去洗溫泉是爲靜養，我們去洗溫泉是做工作。我們不做工作，在兩個月以後便要沒飯吃了，有

甚麼可喜的事情呢？她昨天累了一天，昨天晚上一點也沒有睡，她是和我一樣興奮着的罷？她那病的興奮着的紅色……

他把她夫人的喜色竟作爲病態解釋了。當他正在這樣作想的時候，他的夫人從一個包裹裏拿出了一隻鋁製的小鍋來，這使他驚駭得出乎意外。

——「啊啊，這是二等呢，怎麼那樣不避人喲！」

他急忙顧盼了那對有錢人的夫婦一下，但那男的正展着一張英文報在面前，女的背轉身看着窗外，兩人像在私議着甚麼的光景。

——「他們沒有看見倒還好點。」

他便趕緊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夫人趕快把鍋來藏起。但他的夫人却沒有懂得，反轉從鍋裏取出了一隻煮熟了的雞蛋來遞了給他。他當然是擺着頭不要了。

——「啊，沒有法子！沒有法子！」

孩子們却吃得上好起來了，雪一樣的蛋白含着有紅心的蛋黃，這使他也饑了好幾次的口水。

他們今天清早只吃了些昨晚剩下的冷飯，忙了大半天，中午不消說也是不會開火的。這些雞蛋是他的夫人昨晚煮熟在那兒，預備在車中做點心的了。

——『啊，沒有法子！沒有法子！』

一灘一灘的口水儘往下流，他自己責備着他的偽善起來了，但他的偽善却又不肯自己負責，他在心裏只是加勁地詛罵着那對有錢的商人。

——『噯，就是你這對暴發戶作惡！是你們把社會蠹蝕了，使社會上生出了貧乏病來，大膽的人變成了強盜，小膽的人便變成了偽善者。是你們把我害了的，把我害了的！』

他想着想着，又把口水吞了幾次。

——「好讀書罷！你在看英文，我也懂德文呢！」

他從衣包中取出一本 Ernest Toller 的劇本“Die Wandlung”來了。

隨手翻開第一篇，故意放出聲音讀道：

Zerbrich den Kelch aus blitzenden Kristallen,

Von dem die Wunder perlentauchend fallen,

Wie Blütenstaub aus dunkelroten Tulpen.

.....

他們乘的火車是直往九州南端的鹿兒島的。要往佐賀，不能不在鳥栖驛下車。車長來報告換車的地方，鳥栖市就在前站了。

愛牟夫人又忙着把腰帶來把幼兒背在背上。

——不要背，東西喊『紅帽子』拿來罷。

——怕沒有『紅帽子』呢。

愛牟夫人結局沒有聽他的話。有錢人的夫婦白眼看着他們，他恨他手裏提着的包裹不能立刻變成兩個炸彈。

鳥栖市到了，原來是有『紅帽子』的，愛牟終竟招呼了兩個來替他搬了行李。

——有錢人喲！你看看我罷！我喚得起兩個『紅帽子』呢！

這回的二等車上人是很多的，人多的時候容易遮醜，這使愛牟心中生出些

餘裕來了

無力的秋陽曬在窗外的田園和山嶺的上面，但總好像有幾分憂鬱的樣子。他的兒子們因為剛纔的興奮過了餘，這回却是沉默着了。一種蒼涼的菜色在小小的臉兒上浮漾。

——「啊，我這幾個可憐的孩子們！他們不知道感觸了些甚麼？我們的生活實在是不安，實在是危險，我們是帶着死神在飄泊呀……在這一兩個月內做不出文章來，以後的生活怎堪設想呀……啊，危險！危險……」

他又在感傷着了。

他的精神取的總是這樣的一種路徑。注意力分散在外界的時候，不是和小兒一樣無謂地喜歡，便是和歇斯迭里的女人一樣無謂地猜忌；注意力一收回到自己的時候，他又執拗地悲觀着自己的生活起來。他的生活其實又何會有多大

危險呢？他的能力並不是沒有方法去求他生活的安全，但他總是害着潔癖。他要詛咒資本階級的人，不願和他們合作，而他的物質的慾望又不見得比常人輕淡。但他所詛咒的資本階級，豈是一朝一夕地所能推翻的嗎？資本階級不能推翻，他又不能低首下心地去幹，所以他的生活只好長此飄流，他的精神只好長此波動了。

將近六點鐘的時候，他們到了佐賀。在車站上雇了一乘汽車，連人帶行李一直坐往佐賀市北的熊川溫泉山水是久別後的重逢，時候又正是夕陽時分，這是一服無上的鎮靜劑呢。這使愛牟的精神變成了小兒。他坐在汽車中的一路的感想把生活問題幾乎忘到九霄雲外了。

他從人爲的社會中回到自然來了。他的清興是很葱籠的。但是文章不是工場裏出品的東西，他的清興究竟可以支持到幾時呢？他攜着一家人來，只帶有一

兩月的盤費。他佈的是「背水陣」，拜借生活在後面壓迫着的威力，想到山裏來做些文章，山神有靈，能夠使他不再「焚芟裂荷，抗塵走俗」麼？

三

他們在新屋旅社前下了車，他從他夫人手中把幼兒接過來，抱着在旅社前的菜園中嘶了一次小便。菜圃邊上有些黃白的菊花，還有些可憐的纖弱的「科時沒司」在沉靜的昏黃中微笑。

愛牟夫人領着兩個大的孩子走進店裏去了，他却抱着幼兒向湍聲唳處走去，走上三二十步便走出村來。川上江便在村外流着，狹窄的溪面上，一半是深碧的流泉，一半是龐大的白石。離村口不遠有一家擺渡的人家，一位十二三歲的女兒在一隻渡船上擺渡。渡船上沒有篙竿，也沒有槳楫，只是在半人高處有一根

橫河的鐵纜。女兒拉着纜索，一手一手地把渡船移動。愛牟立着數她換手的次數，剛好數到一百次，船頭已經掉向對岸了。

——啊，這要算是紀元以上的風光！

折回旅店的時候，他看見店主人所派定的房間是兩間臨街的樓下。房屋前面有幾株古杉，一曲小小的魚池，但是魚池裏面的水早已乾涸了。

屋裏的一切壁柱也是赭紅色的，縱橫無盡地走着蟲蛀的路紋，就好像很古很古的壁畫一樣。略略把手一伸，樓頂便可以摩到。

——這在我們中國時會說是關帝廟呢。

——關帝是甚麼人？

——你不知道嗎？是三國演義上的一位名將。他在我們中國是當着軍神武

神看待的四處都有他的廟宇而且廟宇總都是紅色的呢

他接着便說出了一段「秉燭待旦」的故事來。

——你今晚上也應該「秉燭」纔行啊！愛牟夫人說着便微笑起來。

——用不着呢，有電燈呢。

兩間房屋裏面的確有一盞通用的電燈。

他們把行李安置好了，把臨街的前房當着寢室，後房當着書齋。一隻白皮箱上蒙好一層包單，愛牟夫人說好，這便是你的書桌！

房錢是六塊錢一天，連伙食一切通通在內，他們便定了一個新生活的規程。頂要緊的一條是每天至少要做三千字的文字。

自從十月一日以後，他們的「新生活」便要開始了。

——新生活的日記——

十月一日：

晨六時起床，赴溫泉，泉在川上江邊，男女同浴。

浴場對岸山木葱蘢，耳畔湍聲怒吼。

七時朝食。

食後出遊，由旅舍東走，乘拉索船渡川上江，沿江北行，

紅荻，白芒，石蒜，敗蘆，薊團，紅蔦之類開滿溪澗。

山路甚平坦，惟臨溪一面全無欄干，溪邊古木森森，甚形險巖。

兒輩皆大歡喜，佛兒尤異常態，在途時跑時跌，頑不聽命，伊母解帶繫其

腰，兒殊大不愉懌。小小嬰兒不該多此傲骨。

秋陽杲杲，曬頭作痛。曉芙脫佛兒絨衣，覆頭蔽日，狀如埃及婦人。

沿川行可二里許，遇一側溪，由間道穿入，樹枝障人。大磐石在澗中零亂。水清見底，聲澈如翡翠，石潔而平瑩，脫衣裸臥其上，身被日光曝射，又倒臥水中。

澗中閑遊可二小時，曉芙腹痛催歸。歸時在路旁小店中用茶，買鮮柿十二枚。佛兒思睡，負之行，未幾，在背上睡去矣。

傍晚入浴時，有二少女同池，一粉白可愛，着浴衣，乳峯墳起。

是日無爲，得紀行詩二十韻。

鮮脫衣履，仰臥大石，水聲縱縱，青天一碧。
頭上秋陽，曝我過熾，妻帶兒衣，女古埃及。
涉足入水，涼意徹骨，倒臥水中，冷不可敵。

妻兒與我，石上追逐，如此樂土，悔來未速。
溪邊有柿，金黃已熟，攀折一枝，澀不可食。
緬懷柳州，愚溪古蹟，如在當年，與之面矚。
山水惠人，原無厚薄，柳州被謫，未爲非福。
我若有資，買山築屋，長老此間，不念塵濁。
奈何秋老，子多樹弱，枝已萎垂，葉將腐落。
烈烈陽威，猛不可避，樂意難淳，水聲轉咽。

——游小副川歸路中作此

十月二日：

晨起一人赴浴。

曉芙仍提議分居，以諸兒相攪，不能作文故也。十時頃沿川上江北上，至古湯溫泉，爲時已一點過矣。

古湯溫泉在屋中，無甚幽趣。附近地勢散漫，人家亦繁，遠不逮熊川之雅靜。

分居之議作罷。

是日無爲

十月三日：

朝浴，午前讀 *Synge* 戲曲二篇。

午後二時出游，登山拾栗，得「採栗謠」三首

(一) 上山採栗，栗熟茨深；栗刺手指，茨刺足心；一滴一粒，血染刺針。

(一)下山數粟，粟不盈斗；欲食不可，秋風怒吼；兒尙無衣，安能顧口！
(二)衣不厭暖，食不厭甘；富也食粟，猶嫌肉單；焉知貧賤，血以禦寒？

晚飯後抱佛兒至渡頭，坐石聽水。未幾曉芙偕和博二兒來，二兒在石上追逐，指石之大者爲非洲，爲美國，爲中華，石蹟在小兒心中成爲一幅世界。

夜入浴，吃燒栗數粒，草「日之夕矣」一詩。

日之夕矣，新月在天，抱我幼子，步至溪旁。
溪邊有石，臨彼深潭，水中倒映，隔岸高山。
高山蒼鬱，深潭碧青，靜坐危石，隱聽湍鳴。
湍鳴浩浩，天地森寥，瞑目凝想，造化盈消。
造物造余，每多憂悸，得茲靜樂，不薄余錫。

俄而妻至，二子追隨，子指石亂，定名歐非。
歐非不遠，世界如拳，仰見熒惑，出自山巔。
山巔有樹，影已零亂，妻曰：遄歸，子曰：漸緩。
緩亦無從，遄亦無庸，如彼星月，羈旅太空。

十月四日：

朝來腹瀉，告曉芙，曉芙亦爾，食生魚片過多之故耶？素不喜食生魚，自入山中來，兼食倍常，殊可怪也。

久未閱報，今日定A新聞一分，國內戰事仍未終結，來月恐仍無歸國希望。

午後三時頃出遊，渡江南上，田中見一水白，用粗大橫木作槓竿，一端置

杵白，一端鑿成匙形，引山泉流入匙腹中，腹滿則匙下，傾水入田中，水傾後匙歸原狀，則他端木杵在白中椿擊一回。如此一上一下，運動甚形迂緩。無錶，爰數脈搏以計刻時，上下一次當脈搏二十六次，一分鐘間尙不能椿擊三次也。

田園生活萬事都如此悠閑，生活之慾望不奢則物質之要求自薄，於此對於馬克斯主義不能不起懷疑。馬克斯以爲物質生產力非發展至於盡頭，不能施行共產，其然豈其然耶？如以田園生活爲單位時，亦何須乎物質之盡量發展乎？在我自身如果最低生活得所保證，我亦可以力盡我能以貢獻於社會。在我並無奢求，若無村醪，何須醇酒？

此意與曉芙談及，伊亦贊予，惟此最低生活之保證不易得耳。

歸途摘白茶花數枝。

十月五日：

倦怠，倦怠，倦怠！

倦怠病又來相擾矣。數日來毫無作文興趣，每日三千字之規定迄未實行，長此下去，豈能久持耶？

清晨曉芙在枕畔以移家事相告，伊欲移住「貸間」，自炊時可以節減。伊欺我不能作文耳！

前有餓鬼臨門，後有牛刀架頸，如此狀態，誰能作文？

况復腦如此冥冥，耳如是薨薨，情感如是焦涸，心緒如是不寧，我縱使是架造文機器，已頹圯如斯，寧可不稍加休潤耶？

今日未赴浴，以後將永不赴浴，每日如此亦可節省兩角小洋。

節省，節省，節省！萬事都是錢，錢就是命？

『新生活的日記』自十月六日以後便成了白紙了。他爲生活所迫，每日不能不作若干字的散文，但是他自入山裏來，他的環境通是詩，他所計畫着的小說和散文終竟不能寫出了。

他爲甚麼定要寫散文呢？他來此四五日，不也做了三首詩嗎？

是的，他也做了三首詩，但他這詩能夠把生活怎麼樣呢？中國人買詩是和散文一樣照着字數計算的。他的三首詩合計不上四百字，不說他那樣的詩，中國現在不會有人要，即使有人要，並且以最高價格一千字五圓去買他，也還不上兩塊錢，這還不夠他的一天的旅費的三分之一呢！他的夫人要逼他搬家，也是情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他被他夫人這一逼，倒也逼出一篇散文來了。

『芳塢喲！我到這里來已經五天了。這兒真是偏僻，是你所夢想不到的地方。

這兒除了有電燈，有汽車，我這個雜亂的腦筋而外，一切都是晉唐時代。我在這兒住了五夫，我的精神在這幾天就好像推翻了好幾個世紀。澗邊的溫泉池，男女同浴……單寫這幾個字你可以想像出這兒的古風了罷？我每天偕着妻兒在附近的岩邊水涯散步，晉唐詩人的詞句不知不覺地要從我口中流溢出來。我竟做了幾首很古怪的詩，這詩我不寫給你，我怕你要替新文學悲觀呢。但是芳塢喲，我在此地倒解釋了一個新舊的論爭了。國內的新文字爲甚麼不滿意於舊人舊人們爲甚麼要力保故壘……這其中的原故，芳塢喲，我以爲怕都是生活的關係罷。我們國內除幾個大都市沾受着近代文明的恩惠外，大多數的同胞都還過的是中世紀以上的生活。這種生活是靜定的，是悠閑的，他的律呂很平勻，他的法度很規準，這種生活的表現自然不得不成爲韻文，不得不成爲律詩。六朝的文人爲甚麼連散體的文章都要駢行，我據我這幾天的生活經驗來判斷，我知道他們並不是

故意矜持，故意矯揉的了。他們也是出於一種自然的要求，求與他們的生活同拍，他們的生活是靜定的，是詩的，所以他們自不得不採取規整的音韻以表現他們的感情。而我們目下的新舊之爭也正是表示着一種生活交流的現象呢。新人求與近代的生活合拍，故不得不力破典型；舊人的生活仍不失為中世紀以上的古風，所以力守舊壘。這都是各自忠於各自的生活的原故，說不出誰是誰非，說不出誰真誰僞，我們只各求忠於自己的生活罷。

我到此地來本是想寫出我久所規擬的一部長編的創作——其實我到日本來的初心也是爲的這事。但我在福岡住了半年，我的計劃終竟未曾實現。我爲生活所迫，不能不貪圖便宜譯了兩本書籍，但我請不要責我爲甚要貪圖便宜了罷。芳塢，我的家庭生活的繁瑣，你是知道的了。我的家政是全靠曉芙一人主持，要吃飯，要洗衣，要哺乳，要掃除，要縫補，要應酬，一家五口的生活，每天每天都不能

不賴她整理下去。一個善良的靈魂消磨在這樣無聊的事務裏，我在這個生活圈內，我豈能泰然晏居，從事於名山事業嗎？幼兒大便來了不得不嘶，鍋裏飯煮焦了，不得不去熄火，小兒們的淘氣，天寒天熱的憂愁，這是多麼瑣碎，多麼惱亂神經的事務喲？但是每天每天不能不在我眼前開演，我也不能不動我的手足去幫助她經營。我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能夠有閑工夫從事創作嗎？啊，芳塢喲！譬如背着小兒燒着火，叫你一面去寫小說；你除非是遍體有孫悟空的毫毛，恐怕怎麼也不能把身子分掉罷？你那有感興會來？那有思想會磅礴呢？芳塢喲，你是曉得的。翻譯一事比較不要這些東西，無論在甚麼環境之中，提起筆來我總可以寫，所以我偷了這點便宜，竟白費了半年的光陰了。——啊，芳塢喲！我這半年的光陰的確是白費了的！囚在籠裏的鸚鵡學人話去求媚主人，食餌雖然有了，但他的精神是怎樣渴慕着山林，他的自我是怎樣在鏗鏗的鐵瑣之下苦悶着撐紮着忿恨着呢？

然而也好，我因此竟走到這兒來了，我把S大學的事情辭掉後，佈着背水陣走到了這兒來，我在這兒原想在一兩月之內把我的計畫實現。我全家住在旅館裏，每日的耗費總共六圓，我前月得來的稿金還儘可以支持兩月。芳塢喲！自到日本半年，我實在是疲倦了，她也是疲倦了。我的神經衰弱症愈見增劇，她也早成了歇斯迭里了。我們在這兒可以從家庭生活的繁瑣中逃了出來，可以暫時得到一刻自由，可以暫時由柴火煤煙殘湯剩水離開。她得些兒安息，我更可以得着兩倍的安息。我可以不必幫助她受苦，我也可以不必看着她受苦。芳塢喲，看着別人受苦，比自己受苦還要痛心呢。譬如我們立在危崖上俯瞰着一隻在惡浪中激鬪着的難船，我們的惻隱之心是不是比在船裏的人還要驚惶的呢？我得了這點安息，我的自我可以漸漸甦活轉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暢所欲言，生活就在兩個月之後逼迫着我，但有甚麼呢？我每個月只要做得上四五萬字，便可以從麵包堆裏浮

泛起來。我受着麵包的逼迫，不能久貪安閑，我一定可以寫，可以長寫，這是我佈出的一種背水陣。芳塢喲，你看我這回可不可以成功呢？啊啊，但是！人的生活，一成了慣性之後是怎麼這樣地難以改革的喲！我的計畫已經破了，我們生了內訌了！

我們初到這兒來的時候，彼此都覺得很安適，我們終日暢遊，把生活忘到了腦後了。但住上了四五天來，她先便生出了不安，她是嫌我沒事可做，也怕是看我做不出文章，也怕是愁着國內的戰事拖延，就有文章也不能拍賣，她在今天早晨決心着又要去過自炊的生活了。啊啊，算了罷，算了罷！我一切計畫都已歸了水泡！繁瑣的家庭生活的悲劇又不得不每時每刻地開演在我面前，我又不得不站在危崖上去看着一隻待着沉沒的破船打爛。啊啊，算了罷，算了罷！我是完全失望了！我索性從崖頭跳到破船上去，隨着他們自盡……」

他就在十月五日的晚上，在電燈光下替他的友人寫了這麼一封長信。他的

妻兒們都睡了，他寫着寫着，只覺得傷心起來，忍不住地湧出了無限的眼淚。

淚水滴落在信箋上，字跡有好幾處都弄模糊了。他的心尖戰慄得甚麼似的，手指也戰慄得甚麼似的，他不曾把信寫全，便把筆丟了。

他這封沒有寫全的信不消說也不會付郵。

於是乎他的清興就和他這封殘信一樣中途斷絕。

四

夫婦兩人乘着第三的一個幼兒在貪着午睡的時候，從旅館的後門各自分拿着器物遷到村邊的一家臨水的人家。他們就給螞蟻一樣，連了一遍又連一遍，在午後的憂鬱的秋陽光中往返地奔走。

——那邊的老頭子在說，這村裏從旅館裏搬家出去是最招人厭的。愛牟夫

人一面收拾着行李。一面訴說。

——『哼，你纔曉得嗎？』不僅這兒，無論在甚麼地方也是遭人厭的呢，愛牟的語氣含着些報復的意思。

——所以說，我勸你留在這裏呢。

——『留在這裏做押墊嗎？』但他沒有說出口來。

兩人都不說話了，又在無言地如像螞蟻一樣地運動。

村裏的空氣仍然和木質的雕刻一樣，他們的小小的一種運動也沒有生出甚麼波紋，注意到他們的幾乎沒有。

兩個大的孩子從江邊耍倦了回來，看見他們的父母又在搬運東西，他們便連連發問：

——往那兒去呢？
上海？
福岡？……
唔？
唔？……

大人們好像有些怕人的光景，默默地做些眼色來制止他們。他們也默不作聲息了。

螞蟻一樣的運動繼續了二十分鐘。

川上江水在熊川村的東北匯成一個深潭，對岸的山木最顯出葱蘢多趣的姿態。他們的新居便在這兒深潭的環抱處了。

新居是東西相連的兩間樓房，中間只隔了一排紙做的門壁。門上糊着的字跡和詩句都鄙俗得不堪的，字屏已經黃垢了。因為久無人居，又因為茅簷過低的原故，翁鬱的霉氣充滿着一樓。

這兒是美醜交戰的戰場呢。樓內的佈置和塵霉，借着低低的茅簷作為對於自然和日光的防禦戰線。

行李已經搬妥帖了，愛牟夫人往「新屋」去作最後的通知。愛牟一人留在樓上，打量佈置的方法。

東首一間東北兩面都是開放着的，並且接近樓門，這是便於做廚房的了。西首一間只開着北面，他便把皮箱安放在這兒的北窗下，做就了他的書齋。「書桌」安放好了，他跪坐在桌旁，把頭望樓下仰望。樓下一圓小圃，在北西角上有一隻露天的尿缸，房主人的老媽子把衣袂向後一翻，弓起背便在那兒撒起尿來。

—— 噯噯！噯噯！

他長嘆了兩聲把頭低下去了。

愛牟夫人領着孩子們走上樓來。

她怕旅館主人的不高興，等把行李偷偷地搬好後，纔去作了最後的通知。但

是她的憂慮顯然是消去了。

——哦，東西已經收拾好了嗎？新屋的主人並沒有多心呢。他們聽說我們搬了家，非常的後悔。他們說：『他們館子裏也可以聽我們自炊，隨便那間房間都肯租給我們，他們請我們轉去。』但我說：『這邊的交涉已經辦好，住得上一兩禮拜來再搬。』他們後悔得甚麼似的呢。

——這兒的人究竟是古樸。

——他們那裏在賣鹽賣米，我便照顧了他們。等我下樓去準備夜飯，米快要送去了。這兒沒有水，要到河裏去洗碗呢。佛兒，佛兒，你暫時到爹爹那裏去。

她把孩子交給愛牟，把帶來的一些碗盞鍋碟通同拿着走下樓去了。

——『到底何苦呢？到底何苦呢？』

樓下的老媽子送了一盤柿子來做贄見禮，這柿子是剛纔上樓時，愛牢看見一位六十歲光景的老頭兒纔從樹上摘取下來的。老媽子的一口噙鼻音，使他聯想起梅毒第三期的患者。但他把柿子接受着了。

柿子來了，孩子們都吵嚷起來，他尋出一把小刀來，便和着三個小兒坐在樓頭剝食。

——啊，那兒是渡船了！那兒是渡船了！

——有趣呀！真個有趣呀！

——阿博，人在山半腰跑呢！

——唔，唔，我曉得啲，我們前幾天走過的路。哦，媽媽在那河邊上洗碗。

孩子們是最寬容的，他們就搬到這兒來，也覺得甚麼都有趣味。他們沒有經濟的打算，也沒有故作的刁難。他們是汎美主義者。在他們心中的印象一切都是

新鮮的，一切都是有趣的。他們的世界是包藏在黃金色裏的世界。他們的世界是光，是光，是光，是色彩，色彩，色彩……

電燈已經來了。五個人圍着了一張小小的飯臺。吃飯的菜是一鍋煮着蘿菔葉的「味噌」湯，愛牟夫人說：

「今晚上買不出菜來，便將就這鍋吃罷。明天便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順序了。鉛桶可惜沒有帶來，還要費一隻鉛桶呢，說是要過河去走四五里路的光景纔有……這兒的鄉間真怪，連雞蛋也買不出，聽說這幾天甚麼地方在開運動會，通被買去了。」

「曉得了麼？都是你自尋苦惱！」愛牟心裏這樣想着，但也沒有說出口來。——吃，吃飯罷。一個禮拜沒有吃自己煮的飯了。愛牟夫人端着飯碗的時候，

十分快興地這麼說了一聲。

吃飯的時候愛牟幾乎全沒有作聲息，只聽他的夫人很高興地說着。

他的夫人說：像這樣自炊的時候，一天連房飯在內也用不上兩塊錢，一個月可以節省一百多塊錢了。不消說是吃不成好菜，但在這鄉裏使了錢也吃不出甚麼來，不如把錢留着，等回上海去的時候使用。

她又說：孩子們聽他們在外邊去玩要，佛兒不睡的時候她可以背在背上做事，總要想法子來不至於攪擾他，使他可以安心做文字。下邊的主人她也多給了他們些錢，孩子們在樓下耍也是不要緊的了。

她這樣說着，話頭漸漸轉到樓下的主人來了。

樓下的主人是兩對夫婦，一對老的，一對小的。老的一對夫婦是六十上下的年紀了，他們並沒有子息，只在十五六年前抱養了一位十歲大的女兒，在去年上

春這位女兒纔招贅了一個男子。這兩對夫婦是不同鍋竈的。小的一對夫婦就好像用人一樣，做農事，做苦工吃的是些菜根菜葉。好吃的東西都是一對兩老兒享用了。兩老兒殺了一隻雞，連一根骨頭也不把給他們的養兒養女。

這對養兒養女都是很忠厚的人，女的一位尤爲是愛牟夫人所稱讚的「樸素的結晶」。她的臉是黃黃的，眼是笑眯眯的，受着虐待，她也沒有甚麼，她說他們已經老了，只是等待時日。他時常穿着件藍布的衣服，打粗打雜，上山下地，她都能來，她一天到晚就給啞子一樣，沒有作聲的時候。

愛牟夫人就是喜歡這位「樸素的結晶」，原來遷房子的事情，她在三四天以前便和這位結晶議定了。

愛牟夫人把這些事情對愛牟說了一遍，又忍不着發起笑來。她說：樓下的老頭兒不知道還在想甚麼！剛纔煮飯的時候，看見他在研乳鉢。乳鉢裏面是些芝麻

和一些鱧魚一樣的脊骨。我問他這些脊骨是甚麼？他說是「螞母喜」（蝮蛇）的骨頭，吃了壯陽的。我嘲笑了他一陣來。

——「真是沒事做！」愛牟滿不高興了他的潔癖嫌他的夫人只是去探討這些「臭聞」！『這纔淵博啦！就給糞坑裏的蛆蟲一樣……你平常說把你當成「女工兼娼妓」！這回總說不得了！』這樣的話在他的嘴唇上滾來滾去，但他也終竟沒有說出口來。

兩間房舍裏，就只有東首的有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飯吃過後，愛牟夫人忙把食台收拾好了，兩個大的孩子便立地把些兒童畫報來佔領着了。

——你們走開！走開！好讓爹爹做文章！

——我現在做得出甚麼文章呢？做文章！讓他們去看罷！

他悶在心裏的一天，怒火終竟發作了起來。他的脚步急湊着，暴挺挺地在西

首的暗室裏不住的打着盤旋。他的夫人也很知趣，便不再作聲息了。

盤旋，盤旋，盤旋，暴發的溪水激着了岩石了，發生了一個漩渦，又發生了一個漩渦，盤旋，盤旋，盤旋，電火在腦中鑣戟，鼻孔裏噴着的氣息如像兩條火柱一般。

——「哼！你平時說我把你當成「女工兼倡妓，」這回總是你自討了！你還要望我做文章嗎？哼！……」

他在房中盤旋着走來走去，誰也不敢去接近他。他的孩子們縮小着在電燈下面啞坐，他的夫人把幼兒背着在東室裏收拾好了廚房，又到西室裏來鋪設寢具。她把孩子們的衣裳脫了，默默地使他們睡了。

盤旋着尋不出發洩的機會來，他只好像把話從口裏拋出來的一樣，說出這樣的幾句：我明天要走！無論到對河的小村裏去也好，到古湯去也好，我這兒是不能住的！

盤旋着的把這句話投擲了，突然轉過東室裏來了。他在食台旁邊坐了一下。他又起去拿了鋼筆和日記本來，他要用分身術了。

他把他的一天的生活回顧了一遍，低下頭去在日記本上寫着：

十月六日：

但只寫了這四個字便再也不能寫下去了。他的腹肚突然絞痛起來，痛到他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這是怎麼的呢？』他把筆丟了，倒在被上睡着。這時候他的夫人和幼兒也都睡了。他在被上只是輾轉反側地呻吟，又不斷地嘔氣。

——『這是怎麼的呢？』痛得不能忍耐，他又起牀來靜坐。他的夫人本來是沒有睡熟的，只以為他還在發氣，屏息着沒有作聲，但到這時候看他想要下樓的

光景，她便呼止着他了。

——你怎麼的呀？

——我肚痛，想瀉，想吐。他說口不落脚便在火鉢裏吐了起來，愛牟夫人急忙起床來把一個面盆來替他做了便器。他大吐了，又大瀉了。

——啊，不要是霍亂症罷！

——是怎麼的呢？該不是晚飯吃壞了嗎？

——不會有那麼快。（這時候他的良心不願意把他的病症推給他的夫人了）……怕是柿子吃壞了，剛纔和小孩子們一共吃了七個。

吐瀉定了一些，又倒在床上去睡。一隻開水壺還是熱的，愛牟夫人替他用布包好，把來抱在腹上吐裏還是痛，又瀉，又吐。

——啊，不要是霍亂症嗎！

——不發燒麼？

——還不

——你睡，你睡！

他睡着，把眼睛閉起，害霍亂症死了了的死屍的慘狀現到他的腦裏來了。枯槁了的手臉，縮絛着的皮膚，青藍的顏色，還有血紅的爛腐了的腸壁，這些是他在醫科大學生的時代，在 Kollo Hetsch 合著的「細菌學」上看見過的。他又想起 Maximum Gorky 的父親正是得了霍亂症死的。Gorky 在他自敘傳的小說中「童年」上寫着的屍狀也很鮮明地浮憶起來他在自己的心中便突然起了
一個疑問：『假如我使在這兒病死了呢？……偏僻的山村中，死了一個流浪的詩人！這有甚麼！這有甚麼！』但他一想到他無家可歸的一妻三子，一想到他僅僅留積着的四百元的家資，他不禁迸起眼淚來了。

他的夫人生起火來在炒吃剩着的晚飯，炒熱了包好起來，替他把開水壺換了。溫暖的熱飯十分舒適地在腹上燙着，疼痛的程度漸漸減輕起來。吐瀉也定了。——感謝上帝喲，我害的僅僅是「急性胃腸加達兒。」

第二天他靜睡了半日，早飯沒有吃，午飯也沒有吃。

他睡在床上，聽着流水的湍聲，聽着山鳥的怪鳴，他的想念和他的腸胃一樣，是空洞如洗的了。

隔岸的高山低頭到簷前來，好像在安慰他的一樣。

樓下的老頭兒在屋後的沙灘上釣魚，釣竿舉了幾次，最後終釣了一匹很長的魚來。是甚麼魚呢？他想起他小時候在家塾裏讀書的時候，課完了到塾後的溪邊去釣魚，魚大時連釣竿也拖去了的時候都有。但這個輕淡的回憶在他的神經上沒有生出甚麼反響。

他的夫人和小孩子們伴守了他半天，他們讀着伊索寓言，時而又唱歌。他要走的心事消滅得無踪無影了。

田地裏的百合花比賽得所羅門的榮華。

伴守了他半天的他的夫人和孩子們看他沒有甚麼變動了，午飯過後便留他一人在家，都過河去買家具去了。

去了有半個時辰的光景，突然下起大雨來。

愛牟着起急來了，他想他們定然還在路上。他想下樓去借兩把雨傘去迎接他們，但他立起身來，頭腦昏暈，再也不能行動。

他又不高興起來了。

——『是怎麼無意義的勞動啊！充其量只節省得百把塊錢罷了！』

但連這百把塊錢也不能不節省的苦楚，他也不能使他的女人免掉，這使他自己更難乎爲情。

——『啊，還是自己的無能，使她疑我不能創作。』

他愈想愈着急起來，他又立起身來想着手寫他早就規畫着的小說。

兩不久也住了。他坐在他皮箱做成的書桌上。抬頭一看，看見了樓下的尿缸。不高興地掉過頭來，又看見滿壁黃垢的醜惡的字跡。

——『啊啊，這兒不行！』他移到東室裏的食台上去。狼籍着的食用器具，一個個都好像生了毒刺的一樣，刺着他的眼睛，樓外東北角上的那根柿子樹也好像仇人一樣，他連看也不想看了。

——『啊啊，這兒也不行。』

他就好像找不出巢來生蛋的牝雞一樣，想走的心事又湧起上來。但他要走

時他又不能夠安心地把妻子離開。離開了又要望念，仍然是做不出東西。也覺得他是走也不行？

像這樣要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的心理把他迫陷起來，他把一隻木幹的鋼筆撇成兩斷，又倒在床上去攤睡起來了。

——『哼！哼！早曉得是這樣的時候，倒不如不來的好些呢！』

兩個大的孩子嘻嘻哈哈地肩着一隻鉛桶走上樓來。愛牟夫人背着幼兒在後面跟着，手裏拿着一柄雨傘。

下雨的時候我們已經到了松梅村了，但怕還要下雨，終竟買了一柄雨傘回來。

愛牟夫人說着把鉛桶裏面盛的糧食取了出來，是些紅豆，沙糖，醬油，牛肉……

——今天晚上可以吃些好菜了。

衆人都各歡天喜地地，只有睡着的愛牟總是一言不發。他的夫人問他：怎麼樣了？

他不高興地答着一句：不怎麼樣。

他們知道他的癖氣又發了，便都沉默起來。

——『啊，罪過！罪過！』

他自己明明知道他不該破滅了他妻兒們的樂意，但他怎麼總抬不起他沉抑着的愁眉。

——『寫不出東西來，兩個月以後便要沒有飯吃，有什麼可以歡喜的呢？』

長不過兩丈，寬不過丈半的一室之中，除去一張皮箱做的「書桌」外，席地

的鋪着兩床睡褥。兩個大人一個睡在南邊，一個睡在北邊，中間順次地挾着三個孩子。

電燈熄滅了。幼兒嘴裏包含着甚麼的哀哭聲，時時向夜空中劈出。

女人的帶着哀訴的聲音：『銜着奶子也要哭。你不要這樣苦我呢！你不要這樣苦我呢！』

男子的暴躁的聲音突然回答出來：『誰在苦你呢？你不要談那些話來頂我？』

女人嗚咽起來了。

不快的沉默繼續了兩三分鐘。

男的突然又暴叫起來了：『你不要哭，不要哭，哭甚麼呢？我明天一定走到福岡去也可以，到上海去也可以！』

女人帶着哭聲的自語：『我總之苦到死就算了結……只會想着自己的好！』

——『到底要那一個纔是只會想自己的好呢？要吃飯呢！』
不快的沉默長久支配着了。

樓外的川上江中的溪水不分晝夜的流。流到平坦處匯成一個小小的深潭，但是不斷的流。流到走不通的路徑來又激起暴怒的湍鳴，張牙噴沫地作獅子奮迅。走通了，又稍稍遇着平坦處了，依然還是在流。過了一個急湍，又是一個深潭；過了一個深潭，又是一個急湍。牠爲甚麼要這樣奔波呢？牠那晝夜不停的吼聲是甚麼意義呢？牠不是在求坦路麼？牠不是在求達到大海的坦路麼？牠在追求坦路的時候總不得不奔流，牠在奔流的時候總不會沒有坦路。啊啊，奔流！奔流！一時

的停頓是不可貪戀的，崎嶇的道路是不能迴避的。把頭去衝，把血去衝，把全身的力量去衝，把全靈魂的抵擋去衝。崔巍的高山是可以衝斷的呢，無理的長堤也是可以衝決的呢。帶着一切的支流一道衝去，受着一切的雨露一道衝去，混着一切的沙泥一道衝去。養着一切的鱗介一道衝去，任人們在你身上濯襟，任人們在你身上濯足，任人們在你身上布網，任人們在你身上航行，你不要躊躇，你不要介意。太陽是炎熱的，但只能蒸損你的皮膚；冰霜是嚴烈的，但不能凍結你的肺腑。你看那滔滔的揚子江！你看那滾滾的尼羅河！你看那蜜西西比！你看那萊茵！牠們終各努力着達到了坦途，浩浩蕩蕩地流向了汪洋的大海了！太平洋的高歌，在歡迎着一切努力猛進的流水；流罷，流罷，涇水不和渭水爭清，黃河不同長江比濁，大海裏面一切都是清流。一切都有淨化的時候。流罷，流罷，大海雖遠，但總有流到的一天！

十月，十五日，夜脫稿